白氏長慶集/卷0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白居易全集卷第四十六
书颂议论状 凡七首

补逸书

汤征诸侯，葛伯不祀，汤始征之，作《汤征》。葛伯荒怠，败礼废把。汤专征诸侯，肇徂征之。汤若曰：格尔三事之人，逮于有众，启乃心，正乃容，明听予言。咨先格王有彝训，曰：禄无常荷，荷于仁。福无常享，享于敬。惠乃道，保厥邦。覆乃德，殄厥世。惟葛伯反易天道，怠弃邦本，虐于民，慢于神。惟社稷宗庙，罔克尊奉。暨山川鬼神，亦靡禋祀。告曰：罔牺牲以供俎羞。予界厥牛羊，乃既于盗食。曰：罔黍稷以奉粢盛。予佑厥稼穑，乃困于仇饷。今尔众曰：葛罪其如。予闻曰：为邦者，祗奉明神，抚绥蒸民。二者克备，尚克保厥家邦。吁！废于祀，神震怒。肆于虐，民离心。顷绳契以降，暨于百代，神怒亟民叛，而不颠　　者，匪我攸闻。小子履，以凉德钦奉天威，肇征有葛。咨尔有众，克济厥功。其有儆师徒，戒车乘，敬君事者，有明赏。其有罔率职，罔戮力，不龚命者，有常刑。明赏不僭，常刑无赦。呜呼！朕告汝众，君子监于兹。钦哉！懋哉！罚及乃躬，不可悔。神怒，一无亟字。

箴言并序

贞元十有五年，天子命中书舍人渤海公领礼部贡举事。越明年春，居易以进士举，一上登第。洎翌日，至于旬时，伏念固陋，惧不克副公之选，充王之宾；乃自陈戒于德，作《箴言》。
曰：我闻古君子人，疾没世名不称，耻邦有道贫且贱。今我生休明代，二十有六年，乃策名，名即闻于君；乃干禄，禄将及于亲。升闻逮养，繄公之德。公之德，之死矢报之。报之义靡他，惟励乃志，远乃猷；俾德日修，道日就。

是报于公。匪报于公。是光于躬。匪光于躬，是华于邦。吁！其念哉！其勗哉！庶俾行中规，文中伦；学惟时习，罔怠弃；位惟驯致，罔躁求。惟一德五常，陶甄于内。惟四科六艺，斧藻于外。若御舆，既勒衔策，乃克骏奔。若冶金，既砥淬砺，乃克利用。无曰擢甲科，名既立而自广自满。尚念山九仞，亏于一篑。无曰登一第，位其达而自欺自卑。尚念行千里，始于足下。呜呼！我无监于止水，当监于斯文。庶克钦厥止，慎厥终。自顾于《箴言》，无作身之羞，公之羞。

中和节颂并序

此已下文，并是未及第前作。

乾清而四时行，坤宁而万物生。圣人则之，无为而无不为。神唐御宇之九叶，皇帝握符之十载，夷夏咸宁，君臣交欣，有诏、始以二月上已日为中和节。自上下下，雷解风动。翌日而颁乎四岳，浹辰而达乎八荒。呜呼！中和之时义远矣哉！惟唐之兴，我神尧子兆人而基皇德。太宗家六合而开帝功。玄宗执象而薰仁寿之风。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。舄奕乎赫赫煌煌，八圣重光，以至于我皇。我皇运玄枢，陶淳精，治定而化成；嗣皇极于穆清，纳黔首于升平。于时数惟上元，岁惟仲春；皇帝穆然，居青阳太庙，命有司考时令，以为安萌牙，养幼少，缓刑狱，布庆赐。盖百王常行之道，未足以启迪天地之化，发挥祖宗之德。乃命初吉，肇为中和。中者，揆三阳之中；和者，酌仁气之和。其为称也大矣！非至圣，畴能建之？于是谋始要终，循义讨源。于以九八节而七六气，排重阳而拉上巳。煦元气于厚壤，则幽蛰苏而勾萌达。噫和风于穷荒，则桀骜化而旷俗淳。垂万把以掊无穷，被四表以示大同。于时两仪三辰，贞明絪缊，千品万汇，熙熙忻忻。由是文武百辟，佥拜手稽首而扬言曰：大哉睿德！合于玄造。又曰：昔在唐尧，敬授人时，垂于典谟。降及周文，在镐饮酒，列于雅颂。斯盖钦若四序，凯乐一方而已。未若肇建令节，混同天下，泽铺动植，庆浹华夷，若斯之盛欤！盖圣人之作事，必导达交泰，幽赞亭育，与元化合其运，与真宰同其功。丕休哉！其至矣夫！贱臣居易，忝濡文明之化，就宾贡之列，辄敢美盛德，颂成功，献《中和颂》一章，附于唐雅之末。颂曰：

权舆胚浑，玄黄既分。煦妪絪缊，肇生蒸民。天命圣神，是为大人。大人淳淳，为天下君。巍巍我唐，穆穆我皇。纂承九叶，照临八方。四维载张，两曜重光。龌龊唐虞，趮趕羲皇。乘时有作，焕乎文章。乃建贞元，以正乾坤。

乃纪吉辰，以殷仲春。吉辰伊何？号为“中和”。和维大和，中维大中：以畅中气，以播和风。萌牙昆虫，昭苏有融。如斡玄化，如运神功。呜呼！德洽道丰，万邦来同。微臣作颂，垂裕无穷。

晋谥“恭世子”议

晋侯以骊姬之惑，杀太子申生。或谓申生得杀身成仁之道，是以晋人谥为“恭世子”；载在方册，古今以为然。居易独以为不然也。大凡恭之义有三：以孝保身，子之恭；以正承命，臣之恭；以道守嗣，君之恭。若弃嗣以非礼，不可谓道；受命于非义，不可谓正；杀身以非罪，不可谓孝：三者率非恭也。申生有焉。而谥曰恭，不知其可？若垂末代，以为训戒；居易惧后之臣子，有失大义守小节者，将奔走之。将欲商榷，敢征义类。在昔虞舜，父顽母器。舜既克谐，瞽亦允若。申生父之昏，姬之恶，诚宜率子道以几谏，感君心以至诚。虽申生之孝，不侔于舜；而献公之顽，亦不逮于瞽。盍以蒸蒸之义，俾不格子奸乎？故咎之始形，则斋栗祗载，为虞舜可也。若不能及，祸之将兆，则让位去国，为吴太伯可也。若又不能，及难之既作，则全身远害，为公子重耳可也。三失无一得，于是乎致身于不义不祗，陷父于不德不慈；负罪被名，以至于死，臣子之道，不其惑欤？夫以尧之圣，《书》美曰允恭。舜之孝，《书》美曰温恭。今以申生之失道，亦谓曰恭，庸可称乎？周之衰也，楚子以霸王之器，奄有荆蛮，光启土字，赫赫楚国，由之而兴；谥之为恭，犹曰薄德。今申生徇其死不顾其义；轻其身不图其君。俾死之后，弒三君。奚齐、卓子、怀公。杀十有五臣，荀息、里克、丕郑、祁举、共华、贾华、叔坚、锥歂、累虎、持宫、山祁、庆郑、狐突、瑕生、郤芮。实启祸先，大乱晋国。则楚之得也如彼，申生之失也若此；异德同谥，无乃不可乎！左氏修鲁史，受经于仲尼。盖仲尼之志，丘明从而明之：无善恶，无小大，莫不微婉而发挥焉。至于申生之死也，之谥也，略而无讥，何其谬哉！何以核诸？且仲尼修《春秋》，明则有凡例，幽则有微旨。其有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者，率书名以贬之。故书曰：“晋侯杀其太子申生。”不言晋人，而书晋侯，且名太子者，盖明晋侯不道，且罪申生陷君父于不义也。以微旨考之，则仲尼明贬可知矣；以凡例推之，则左氏之阙文可知矣。呜呼！先王之制谥，岂容易哉？盖善恶始终，必褒贬于一字；所以彰明往者，劝诅来者。故君子于其谥，无所苟而已矣。由是而言，则“恭世子”之谥，不亦诬乎！不亦诬乎！

汉将李陵论

论曰：忠、孝、智、勇四者，为臣为子之大宝也。故古之君子，奉以周旋。苟一失之，是非人臣人子矣。汉李陵策名上将，出讨匈奴，窃谓不死于王事，非忠；生降于戎虏，非勇；弃前功，非智；召后祸，非孝：四者无一可，而遂亡其宗。哀哉！予览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皆无明讥，窃甚惑之。司马迁虽以陵获罪，而无讥可乎？班孟坚亦从而无讥，又可乎？按《礼》云：“谋人之军，师败则死之。”故败而死秆，是其所也。《春秋》所以美狼瞫者，为能获其死所。而陵获所不死，得无讥焉？观其始以步卒深入虏庭，而能以寡击众，以劳破逸，再接再捷，功孰大焉？及乎兵尽力殚，摧锋败绩，不能死战，卒就生降。噫！坠君命，挫国威，不可以言忠；屈身于夷狄，束手为俘虏，不可以言勇；丧战勋于前，坠家声于后，不可以言智；罪逭于躬，祸移于母，不可以言孝：而引范蠡、曹沫为比，又何谬欤！且会稽之耻，蠡非其罪；鲁国之羞，沫必能报，所以二子不死也。而陵苟免其微躯，受制于强虏；虽有区区之意，亦奚为哉？夫吴、齐者，越、鲁之敌国。匈奴者，汉之外臣。俾大汉之将，为单于之擒，是长寇雠、辱国家甚矣！况二子虽不死，无陵生降之名；二子苟生降，无陵及亲之祸。酌其本末，事不相侔。而陵窃慕之，是大失臣子之义也，观陵答子卿之书，意者但患汉之不知己，而不自内省其始终焉。何者？与其欲刺心自明，刎颈见志，昌若效节致命，取信于君？与其痛母悼妻，尤君怨国，曷若忘身守死，而纾祸于亲焉？或曰：武帝不能明察，苟听流言，遽加厚诛，岂非负德？答曰：设使陵不苟其生，能继以死，则必赏延于世，刑不加亲。战功足以冠当时，壮节足以垂后代。忠、孝、智、勇四者立，而死且不朽矣，何流言之能及哉？呜呼！予闻之古人云：人各有一死，死或重于泰山，生或轻于鸿毛。若死重于义，则视之如泰山也；若义重于死，则视之如鸿毛也。故非其义，君子不轻其生；得其所，君子不爱其死。惜哉！陵之不死也，失君子之道焉！故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。不其然乎？不其然乎？

太原白氏家状二道

元和六年，兵部郎中知制诰
李建按此二状，修撰铭志
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
白氏羋姓，楚公族也。楚熊居太子建奔郑。建之子胜，居于吴楚间，号白公，

因氏焉。楚杀白公，其子奔秦，代为名将，乙丙已降是也。裔孙曰起，有大功于秦，封武安君。后非其罪，赐死杜邮，秦人怜之，立祠庙于咸阳，至今存焉。及始皇，思武安之功，封其子仲于太原，子孙因家焉，故今为太原人。自武安以下，凡二十七代，至府君。高祖讳建，北齐五兵尚书，赠司空。曾祖讳士通，皇朝利州都督。祖讳志善，朝散大夫、尚衣奉御。父讳温，朝请大夫、检校都官郎中。公讳锽，字〔上〕钟，都官郎中第六子。幼好学，善属文，尤工五言诗，有集十卷。年十七明经及第，解褐，授鹿邑县尉、洛阳县主簿、酸枣县令。理酸枣，有善政。本道节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，秩满，奏授殿中侍御史、内供奉、赐绯鱼袋，充滑台节度参谋。军府之要，多咨度焉。居岁余，公尝规章之失，章不听，公因留一书移章，不辞而去。明年，选授河南府巩县令。在任三考。自鹿邑至巩县，皆以清直静理闻于一时。公为人沈厚和易，寡言多可；至于涉是非，关邪正者，辨而守之，则确乎其不可拔也。大历八年，五月三日，遇疾，殁于长安，春秋六十八。以其年权厝于〔下〕邦县下邑里。夫人河东薛氏。夫人之父讳俶，河南县尉。大历十二年，六月十九日，殁于新郑县私第，享年七十。以其年权窆厝于新郑县临洧里。公有子五人：长子讳季庾，襄州别驾，事具后状。次讳季般，徐州沛县令。次讳季轸，许州许昌县令。次讳季宁，河南府参军。次讳季平，乡贡进士。元和六年，十月八日，孙居易等始发护灵榇，迁葬于下邦具、北义津乡北原而合祔焉。谨状。

襄州别驾府君事状

公讳季庾，字〔子申〕，巩县府君之长子。天宝末，明经出身，解褐，授萧山县尉，历左武卫曹参军、宋州司户参军。建中元年，授彭城县令。时徐州为东平所管，属本道节度使反。反之状，先以胜兵屯埇口，绝汴河运路，然后谋东窥江淮。朝廷忧虞，计未有出。公与本州刺史李洧，潜谋以徐州及埇口城归国，反拒东平。东平遣骁将信都崇敬、石隐金等率劲卒二万攻徐州。徐州无兵，公收合吏民，得千余人，与李洧坚守城池，亲当矢石，昼夜攻拒，凡四十二日，而诸道救兵方至。既而贼徒溃，运路通，首挫逆谋，不敢东顾。由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，到于今讫不隶东平者，实李洧与公之力也。德宗嘉之，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，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别驾，赐绯鱼袋，仍充徐泗观察判官。故其制云：“今州将忠谋，翻然效顺，叶其诚美，共赞良图。我悬爵赏，俟兹而授。宜加佐郡之命，仍宠殊阶之序。”贞元初，朝

廷念公前功，加检校大理少卿，依前徐州别驾、当道团练判官，仍知州事。故其制云：“ 尝宰彭城，挈而归国。旧勋若此，新宠蔑如；或不廷厚于忠臣，将何劝于义士？宜崇亚列，再贰徐方。 ”秩满，又除检校大理少卿，兼衢州别驾。秩满，本道观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绩闻荐，又除检校大理少卿，兼襄州别驾。贞元十年，五月二十八日，终于襄阳官舍，享年六十六。其年，权窆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。至元和六年，十月八日，嗣子居易等，迁护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，从巩县府君宅兆而合祔焉。夫人颍川陈氏，陈朝宜都之后。祖讳璋，利州刺史。考讳润，坊州鄜城县令。妣，太原白氏。夫人无兄姊弟妹。八岁丁鄜城府君之忧，居丧致哀，主祭尽敬，其情礼有过成人者，中外姻族咸称异之。十五岁事舅姑，服勤妇道，夙夜九年，迨于奉蒸尝，睦娣拟，待宾客，抚家人，又三十三年，礼无违者。故中外凡为家妇者，皆景慕而仪刑焉。及别驾府君即世，诸子尚幼，未就师学；夫人亲执诗书，昼夜教导，恂恂善诱，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。十余年间，诸子皆以文学仕进，官至清近，实夫人慈训所致也。夫人为女、孝如是，为妇、顺如是，为母、慈如是：举三者与百行可知矣。建中初，以府君彭城之功，封颍川县君。元和六年，四月三日，殁于长安宣平里第，享年五十七。其年十月八日，从先府君祔于皇姑焉。有子四人：长曰幼文，前饶州浮梁县主簿；次曰居易，前京兆府户曹参军、翰林学士；次曰行简，前秘书省校书郎；幼子金刚奴，无禄早世。初，高祖赠司空，有功于北齐，诏赐庄宅各一区，在同州韩城县，至今存焉。故自司空而下，都官郎中而上，皆葬于韩城县。今以卜归不便，遂改卜巩县府君及襄州别驾府君两茔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。其两茔同兆域而异封树，盖从时宜，且叶吉也。谨状。